

大理美

# 五月，去剑川老君山看花



□ 高文文 / 图

老君山景区是世界自然遗产“三江并流”八大片区之一，是滇西北自然环境类型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富集区，其面积3300平方公里，其中1700平方公里在剑川县境内，山中有高山杜鹃林海、龙潭湖泊、古冰川遗迹等奇观，这里的植被类型丰

富且保护完整，其中最特色的是原始杜鹃林。每年4月到7月，杜鹃花从海拔较低的河谷地带次第盛开至高寒地带，形成连续性盛开的连片花海景观，与冰蚀湖群和冷杉林构成地质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画卷。

在剑川，登老君山景区的线路有三条，一条可以从剑川金华镇双河进山，可登玉女峰景区；一条则从羊岑乡大佛殿自然村，可到达姊妹潭；一条从老君山镇沿林区公路到达畜牧场，再登顶老君山主峰。

2023年开始，剑川县加大了老君山片区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，在羊岑乡大佛殿景区投资3000多万元修建了一条老君山景区旅游公路，大大改善了户外登山爱好者徒步的路程。五月，正是去老君山看花的好时节，一片片杜鹃竞相绽放，一簇簇白的、粉的、红的杜鹃漫山遍野盛开，千姿百态，五彩斑斓，蔚为壮观。

## 白族民居

□ 母锡鹏

大理自古就是云南经济、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，早期建筑类型十分丰富。苍山马龙遗址发掘中，发现距今4000多年前的半穴式居住形式。大展东汉墓发掘中，曾发现一处干栏式的房屋模型，下部饲养牲畜，上部作日常起居之所。南诏、大理国时期开始，中原居住形式开始传入，大理白族民居有了更多内地民居的特点。从院落布局、建筑结构、内外装修等基本风格看，白族民居与内地民居有着传统上的承袭，但是由于自然环境、审美情趣上的差异，白族民居在长期发展过程中，在布局和造型装饰等方面，又有自己明显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。到明清时期，大理白族民居已发展成为独具地方特色的建筑。

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，建筑则是文化传承最直观的表现形式。白族民居是人类建筑的奇葩，是大理田园风光的核心景观。白族民居追求宽敞舒适和美观整洁，具有住宿、储备粮食、饲养牲畜、祭祀祖先、接待客人等作用。

白族人崇拜“本土”，每个村寨都有本土神、风水树和小广场，并以广场为中心建盖居民住宅。村里巷道交错，通往各家各户，民居建筑普遍是石、木结构的瓦房，所建盖的“四合五天井”，即为1间主房，两边盖两间耳房，主房对面砌一照壁，四面都是大瓦房，四角再盖4间漏阁，有5个天井，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，是大理建筑文化的典范。白族民居的平面布局和组合形式一般有“一正两耳”“两房一耳”“三坊一照壁”“四合五天井”“六合同春”和“走马转角楼”等。采用什么形式建房，由主人的经济条件和家庭大小、人口多少所决定。

白族民居重视建造大门。大门多数开在东北角，不能直通院子，必须用墙壁遮挡，墙上一般写上“福”字。大门有“三滴水”、串角飞檐，白族第一村——周城村白族民居的大门花样精巧、斗拱重叠、玲珑剔透、雄浑稳重、美观大方，很多大门都是木雕石刻、彩画泥塑，用凸花和青砖组成各种图案，精巧严谨。白族民居还注重“粉墙画壁”，照壁造型匀称精美，在照壁檐口的墙上有一带状的彩画图案，往下有扇形、方形、圆形、多边形的题诗壁画，或镶嵌质量较好、图案清晰的大理石。照壁下部砌有花台，栽种花木，周围摆设盆景。大门和照壁是白族民居的两大特色。

在白族民居建筑中，十分强调住宅外表的装饰。房屋的后墙和山墙面，除用白石灰粉刷外，在屋檐下还彩绘各种图案，特别是山水花鸟、龙凤等吉祥如意的山水画。这些绘画，或炫丽，或沉静，或张扬，或朴素，寄托着大理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照壁题字是大理白族独特的“家风”文化，通过这些题字，可以了解到主人的姓氏和家族的历史传统：杨姓题写“清白传家”，李姓题书“青莲遗风”或“诗酒家声”“陇西世第”，董姓题书“南诏宰辅”或“九隆后裔”，张姓题书“张公百忍”或“百忍家声”，赵姓题写“琴鹤家声”，王姓题写“三槐流芳”，何姓题写“水部家声”，段姓题写“持荷家声”，苏姓题写“赤壁家声”等。白族民居的典型代表——喜洲白族民居建筑群，于2001年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。

白族民居是大理独一无二的名片，保护白族民居就是保护白族传统的耕读文化。

### 游踪

## 蓝花楹绽放弥渡城



□ 白金文 / 图

五月，当春光慢慢退场，大理弥渡偏偏把浪漫攥在手里，迎来了全城蓝花楹的梦幻绽放。

建安路绝对是邂逅蓝花楹的第一站，久久居住在这座小城，早已习惯了季节的更替，满眼梦幻般的蓝紫扑面而来，仿佛老天爷打翻了专属的温柔调色盘，还是让人猝不及防。道路两侧花树相拥而立，枝丫交错缠绕，撑起长长的紫色花廊，走进去就像闯进了童话秘境。羽状嫩叶青翠可爱，一串串花穗热烈热闹缀满枝头，花色层次分明，浅蓝像晴空，淡紫如轻云，轻盈又雅致。微风轻轻拂过，满枝繁花轻轻晃动，好似千万只蝴蝶翩翩起舞，花瓣簌簌飘落，仿佛下起了一场浪漫的紫色雨。缓步其间，脚步不自觉放慢，每一步都踏在诗意的云上，清浅花香萦绕鼻尖，尘世的浮躁与喧嚣，都在这温柔花色里悄然消散，只剩下满心的安然与沉醉。

沿毗堆河缓缓而行，新街中学旁、肖

家营村口的蓝花楹，依水而立，更显灵动诗意。花枝轻轻斜探水面，满树芳华倒映在碧波之上，流水悠悠晃动，光影婆娑摇曳，繁花与水色相融，天光与云影交错，山水、繁花、云影、路人相融相依，就是一幅天然治愈的西南水乡风情画卷。风一吹，细碎花瓣漫天飞舞，有的落在青青草地，有的随流水飘向远方，还有的轻轻拂过肩头，温柔又缠绵。岸边草木青葱，垂柳依依，芳草萋萋，鸟语花香相伴，流水潺潺入耳，目之所及，皆是温柔，心之所感，尽是安然。

要说最有韵味的地方，还得是永渡桥旁的健身步道，健身的老人、嬉笑的孩童，还有呢喃依偎的少男少女，把初夏的温柔展现到了极致。走在这里，一路繁花连绵不绝，耳畔仿佛悠悠响起婉转的弥渡山歌，民歌柔情撞上花海浪漫，市井的烟火与自然的清欢相融，一步一景皆成画，一眼一念尽是情，让人忍不住驻足停留，久久不愿离去。

驱车路过小河淌水大道，这条承载着弥渡乡愁与弥渡民歌底蕴的道路，和蓝花楹的浪漫适配度直接拉满。望着满城繁花，在风中摇曳翻飞，看花瓣无拘无束地随风起舞，心底悠悠思绪翻涌，万般感慨化作声声轻叹：弥渡山歌会不会把满城繁花吹散？那婉转悠扬、直抵人心的调子，顺着微风漫过街巷，飘入花间，怕是连枝头繁花，都听得入了神，醉了心，忘了时光流转。若舞，要舞哪一曲？当舞一段花间月，舞出弥渡初夏的灵动婉约；若唱，应唱哪一首？当唱一首弥渡山歌，唱出小城烟火深情绵长；若写，应落哪一笔？当蘸一缕花香墨韵，将春日的温柔、小城的惬意，尽数揉进每一朵繁花之中。

来弥渡吹一吹晚风，看一看漫天蓝花楹，踏花而行，随心而走，听歌、赏景、寻浪漫……



### 生活笔记

## 山乡焕彩，支达拉的蜕变欢歌

□ 常泽荣

漾濞有一个与洱源、云龙交界的边缘小山村，名叫支达拉。它隶属于漾濞县富恒乡白芥村。支达拉是古时候盐米古道歇息的一个重要驿站，彝语是“来喝汤”的意思，深刻喻示着那里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，也曾是深度贫困的“直过民族”村寨，26户99位彝族、傣族、苗族乡亲，曾在闭塞与贫瘠中苦苦挣扎。脱贫攻坚的春风吹进大山，昔日的穷山沟彻底换了容颜，每一寸土地，每一张笑脸，都在诉说着山乡巨变的动人故事。

记忆里的支达拉，是被贫困紧紧缠绕的模样。地处海拔两千多米的高寒山区，群山环抱如壁垒，阻隔了与外界的联系。过去，村里没有一条像样的路，只有蜿蜒在山林间的羊肠小道，晴天尘土飞扬，雨天泥泞湿滑，村民出行全靠人背马驮，赶一趟富恒街，来回要走上六个小时，山货运不出去，物资运不进来，日子过得闭塞又艰难。居住的房屋，是低矮破旧的土木房与土坯房，木片搭成的屋顶经不起风雨侵袭，“天上下大雨，屋里漏小雨”是常态。四

面透风的墙壁挡不住寒冷的冷风，一家老小挤在狭小昏暗的空间里，家具简陋，家徒四壁。村里没有厕所，垃圾随意堆放，村庄脏乱不堪，很多人家是靠国家的救济度日。

脱贫攻坚的号角吹响，支达拉迎来了破茧成蝶的契机。

在脱贫攻坚政策帮扶下，资金累计投入约250万元，实现了从“泥泞土木房、靠天吃饭”到“水泥路通户、安居房落成、产业规模化”的彻底转变。

如今，脱贫攻坚以来，水泥公路四通八达，村里依托山地气候、土壤优势，每到收获时节，地里一片繁忙。村民们穿梭在豆架间，采摘着一串串沉甸甸的白芸豆，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。与往日不同，支达拉的白芸豆颗粒饱满、色泽莹白、口感沙糯，凭借绿色生态的品质，成了市场上的“香饽饽”，价格一路走高，如今支达拉的白芸豆再也不愁卖了。

每年蔬菜采摘季，村民们便背着竹篓，带着镰刀，走进山林。漫山遍野的蔬菜鲜嫩翠绿，随手一采便是满满一篓。大家边放羊、边采摘，或是全家出动，在山林间忙碌，一天下来，每个人都

能采上几十斤新鲜蔬菜。村里有老板专门设立收购加工点，村民们采回的蔬菜，不用再翻山越岭地去售卖，在家门口就能变现。这些干蔬菜被打包成袋，销往东北各省及四川等地，成为餐桌上的“野菜之王”。对村民而言，采蔬菜成本低、收益高，每年仅蔬菜一项，就能带来每户上万元的收入。

支达拉森林茂密，植被丰饶，温润的气候与肥沃的土壤，孕育了种类繁多的野生菌。每到雨季，雨水浸润山林，松茸、羊肚菌、牛肝菌、鸡枞等野生菌便纷纷破土而出，成为大山给予村民的又一份厚礼。

过去，捡菌子只是村民的“副业”，捡来的菌子要么自家食用，要么少量售卖，价格低廉，且因交通不便、保鲜困难，很多珍贵菌子还没运出山就变质腐烂，收益微乎其微。脱贫后，随着交通改善、市场拓宽，捡菌子成了支达拉人重要的增收途径，山林变成了支达拉群众的“聚宝盆”。

支达拉的山，是天生的牧场。高寒温润的气候，广袤丰沃的山林，从生的草本植物与林间嫩叶，是自然馈赠的天

然草料，滋养着一方水土，也孕育了当地养殖黑山羊、生态猪的“品牌”。在脱贫攻坚的春风吹拂下，支达拉立足生态禀赋，锚定“生态畜牧、特色富民”之路，让传统养殖告别“散、小、弱”，走向规模化、标准化、生态化。村里整合资金改善基础设施，硬化水泥路通到养殖区，自来水引入圈舍，曾经的泥泞小道，变成了牛羊出圈、产品外运的畅通大道。生态畜牧之路必将越走越宽，让青山更绿、牛羊更肥、百姓更富，在山河间续写产业兴旺、生活和美新篇章。

从深度贫困村到美丽乡村，从贫困闭塞到幸福安康，支达拉的脱贫之路，是一部山乡巨变的奋斗史，是一曲感恩奋进的时代欢歌。田垄间的豆角、山林里的蕨菜、竹篓里的菌香，交织成最动人的乡村乐章，诉说着党的好政策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见证着支达拉人用勤劳与汗水，在大山深处书写的脱贫奇迹。

如今的支达拉，山更青、水更绿、人更富、情更浓。这片曾经被贫困笼罩的土地，在脱贫攻坚的春风里，焕发出勃勃生机，向着乡村振兴的美好未来，阔步前行，续写着更加绚烂的山乡华章。

## 花开富贵说牡丹

□ 姚静

中学语文课本里，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是要求学生背诵的。在反复的诵读中，我们理解作者不慕富贵、洁身自好的品格，接受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的思想熏陶。记得《爱莲说》也是常考的阅读理解篇目，经常会考到如下问题：文中写到了三种花，它们各有什么象征意义？作者题目是写莲，为何还要写菊和牡丹？回答这类问题时，牡丹就惨了——它是荣华富贵的象征。文中写菊和牡丹，目的是用来衬托莲的，其中菊是正衬，牡丹是反衬。总之，牡丹在这篇文章里十二分地讨不好，如同戏曲里鼻梁被抹白了的丑角。

牡丹何其冤枉？被人这般褒来贬去。牡丹无嘴，不然它真会为自己申辩几句：我枝下也是一盆土，花间也不过几滴露，何来富贵？它之所以顶了富贵的名，是因为它的花朵硕大，色泽艳丽，有雍容华贵、大气端庄之姿，极具富贵之象。加上牡丹清香四溢，不论从色、姿、香、韵哪一方面去看，它都能独占鳌头。花王非它莫属，国色也只有它敢称。

即便有《爱莲说》这样的名篇针对，世人爱牡丹之心却也未收敛。唐代刘禹锡一句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”，写出了牡丹艳压群芳、人们热烈追捧的情状。清代赵世学的《牡丹富贵说》洋洋洒洒，对牡丹极尽赞誉：“群芳园中孰堪比此艳丽乎？天香独步，有良焉，众香国里孰堪争此芬芳乎？而且蕊层叠，朵起楼台，粉黛黛绿，红白紫紫，灿然足观者，亦莫不失色万花，艳擅三春也。”令万花失色，这是多么高的评价。

以牡丹为主题的诗词、绘画、雕塑、音乐、戏剧、服饰等等更是数不胜数。人们喜欢牡丹花瓣层叠繁复的花朵，明艳亮丽的花色，雍容大气的姿态，华美端庄的气象，把它当作荣华富庶、吉祥如意、富贵的象征。厅堂里挂一幅牡丹图，顿觉满堂生辉；窗棂上雕一枝牡丹花，立刻气象不俗；院落里植一株牡丹，预兆家宅兴旺……牡丹素有“花开富贵”“吉祥如意”的寓意，似乎放在哪里都合适。

对花木的看法，都是个人的主观感受，很难有客观周全的评价。记得是哪一年了，有人在大理

214国道边的田地里种了一大片牡丹。我们驾车路过，见满园缤纷，不由停下车来。一问，须收费十元，方可进入观赏。我们找地方停好车，向主人交了钱，就入园赏花。我不知道那一片牡丹是什么品种，只记得花树不高，花色却是缤纷艳丽，有红、紫、白、粉……我们徜徉一个多小时后离开，手机里多了数十张牡丹花的照片。

还有一年到楚雄武定去，听说当地狮子山上的牡丹不错，占地百亩，有“南国牡丹园”之称。相传这个牡丹园中的第一株牡丹是明朝建文帝亲手种下的，不由心生向往。可惜，我去的不是时候，不是花期，满园牡丹未开，只能悻悻而归。

牡丹是我国的传统花卉，品种繁多，我分不清楚，只单单记住了姚黄、魏紫和赵粉这三个名字。想当然地认为它们分别是古代姚姓、魏姓、赵姓三户人家的花园里养育出来的黄牡丹、紫牡丹和粉牡丹。上网一查，还真如此。既是名品，想来养育不易，自是罕见，在普通人家里难觅其踪影。姚黄、魏紫、赵粉我都未曾见过，它们就像是大户人家

的千金，养在深闺，美名在外，想一睹芳容却不能够，只能默念着它们的名字，辗转反侧。

这世上，有些东西是十分稀奇的，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幸运得到。能在春日里赏一赏寻常的牡丹花，也足够让我快乐。牡丹花朵硕大，花瓣密集，层层叠叠如绸缎折出来一般，丰腴圆润，给人富贵大气、吉祥喜庆的感觉。牡丹花总是让人心生欢喜。

不管有人说牡丹好也罢，说牡丹不好也罢，人类的赞誉和诋毁它都听不到。它只是一株花，循着四季生长，年年春天，如期开放，万般锦绣，千般妩媚，一丝儿不少。

牡丹似乎知道：人言，是最没长性的，今日黑，明朝白，真是无须计较。

